

楔子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”

这是句俊话，也是句老话，俗但又俗又老的话，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话。否则这些话也就不会留传得这么老，这么俊了。

尤其是在几乎从未有过一日平静的江湖中，更是英雄辈出。动乱的时势是最容易造就英雄，各式各样的英雄，有好的英雄，有恶的英雄，有成名的英雄，也有无名的英雄，有成功的英雄，也有失败的英雄。

在这许许多多，形形色色的英雄中，引起争议最多，被人谈论得最多的，恐怕是楚留香了。

他活着的时候，就已成为一个充满传奇性的人物。

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有楚留香这么一个人，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？多大年纪？甚至没有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？

大家只知道一件事，而且相信。

“楚留香若要在今天晚上偷光你的裤子，你明天早上就只有裹着棉被出去买裤子。”

有很多人甚至相信，他能在你不知不觉中偷掉你的脑袋。

楚留香的确偷，但却绝没有人说他是小偷。

有人骂他是流氓，有人骂他是强盗，但却从来没有人骂过他是小偷。

因为他就算是偷，也偷得漂漂亮亮，偷得光明磊落。

尊敬的人都称他为“楚香帅”，不尊敬他的人，当着他的面，也不能不称一声“楚香帅”。

就连那些骂他的人，也不能不承认，他纵然是流氓，也是流氓中的君子，纵然是强盗，也是强盗中的大元帅。

无论他是什么，他都是独一无二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。

他究竟是什么呢？

他当然是个人，有人性中善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，只不过他总能将恶的那面控制得很好，有时他也会做出很傻的事，傻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，但大多数时候都很冷静。

冷静并不是冷酷，他的心肠并不硬，所以他偶而也会上一两次当，只不过他总能很快发觉，就算上了当，也能一笑置之。

因为他看得很开。

在他心里，世上好像并没有什么真正不能解决的困难。所以没有什么真正能令他苦恼的事。

他的鼻子从小就有毛病，所以时常都忍不住要摸摸鼻子。

但这毛病也从来没有让他苦恼过，这条路不通，他就换一条路走，鼻子不通，他就训练自己用别的方法呼吸，这法子有一次居然还救了他的命。

人生中往往有很多奇妙有趣的巧合，凡是伟大的画家眼睛往往不太好，伟大的乐师耳朵往往不太灵。

楚留香的鼻子不好，却最喜欢香气。

他每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后，就会留下一阵淡淡的，带着郁金香的香气。

这也许就是楚留香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其实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名字的由来。假如还有一个人知道，那人

就是胡铁花。

胡铁花也是个妙人，他喜欢找楚留香拚酒，喜欢学楚留香摸鼻子，有时还喜欢臭楚留香几句，找找楚留香的麻烦。

但楚留香真的有麻烦，他立刻就会去拚命。

他当然也和楚留香一样，喜欢酒，喜欢女人，喜欢管闲事，抱不平。

只不过他有件楚留香所没有的烦恼。

喜欢他的女人，他都不喜欢，他喜欢的女人，都不喜欢他。

楚留香的确喜欢女人。

他常常说：“无论哪种女人，都一定有她可爱的地方，你只要耐心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得到。”

在淑女面前他是君子，在荡妇面前，他就是流氓。

有的女人只要一被他看见，就休想逃得了，但也有些女人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，几乎日日夜夜都和他厮守在一起，他对她们却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拿她们当自己的妹妹、当自己的朋友。

有人说：“男女间没有友情。”世上也许没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将女人看成朋友的，楚留香却无疑是其中之一。楚留香更喜欢朋友。

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方丈大师，也有满街去化缘的穷和尚，有冷酷无情的刺客也有瞪眼便杀人的莽汉，有才高八斗的才子，也有一字不认的村夫，有家财万贯的大富豪也有满头癞痢的小乞丐……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过他一点恩惠，得过他一点好处。

他做过的好事不少，傻事也不少。他几乎什么事都做，只除了一件事。

他从不做自己不愿意的事，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勉强他！

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

这就是楚留香，独一无二的楚留香。

第七章 人约黄昏后

天还没有黑，石绣云就已在等着了。

她既不知道楚留香为何要约她在这里相见，更想不到自己会在亲姐姐的坟墓前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有约会。

但她却还是来了，还没有吃晚饭，她的心就已飞到了这里，刚提起筷子，就恨不得一口将饭扒光。

然后她就站在门口等天黑下来，左等天也不黑，右等天也不黑，她常听人送到了秋天就会黑得早些。

可是今天，天黑得为什么特别慢？

幸好这地方很荒僻，终日也瞧不见人影，所以她一个人站在这里痴痴的等，无论等多久都不怕被人瞧见。

望着自己姐姐的坟，她心里本该发酸、发苦才是，但现在只要一想起楚留香，她心里就觉得甜甜的，把别的事全都忘了。

脚还有些疼，她已将楚留香替她包扎的那块丝巾悄悄藏在怀里，悄悄换了双新绣花鞋。

姐姐刚死了没几天，她就穿上新的绣花鞋了，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对，却又实在忍不住不穿。

她将这双新绣花鞋脱下来好几次，最后还是穿了出来，她觉得楚留香的一双眼睛总是在看着她的脚。

她觉得自己一穿上这双新鞋子，脚就显得特别好看。

天越来越黑，风越来越大。

她却觉得身子在发热，热得要命。

“他为什么还不来？会不会不来了？”

她咬着嘴唇，望着刚升起的新月。

“月亮升到树这么高的时候，他若还不来，我绝不再等。”

可是月亮早已爬过了树梢，她还是在等。

她一面痴痴的等，一面悄悄的恨。

“他就算来了，我也绝不睬他。”

可是一瞧见楚留香身影，她就什么都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。

她飞也似的迎了上去。

楚留香终于来了，还带来了许多人。

石绣云则跑出两步，又停下脚。

楚留香正在对着她微笑，笑得那么温柔。

“可是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呢？”石绣云咬了咬牙，扭头就走。

她希望楚留香追上来，但却偏偏听不到脚步声，她忍不住放缓了脚步想回头去瞧，却又怕被人家笑。她又是生气，又是伤心，又有些着急，有些后悔，正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突听身旁有人在笑，楚留香不知何时已追上来了，正带着笑瞧着她，笑得那么可爱，又那么可恨，像是已看透了她的心事。

石绣云的脸红了。楚留香没有追上来的时候，她想停下来，楚留香追上来，她的脚步就又加快了，低着头从楚留香面前冲了过去。

但楚留香却拉住了她，柔声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石绣云咬着嘴唇，跺着脚道：“放手，让我走，你既然不愿意见我，为何又来拉着我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谁说我不愿意见你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那么就算我不愿意见你好了，让我走吧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既然不愿意见我，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我？”

石绣云的脸更红，眼圈儿也红了，跺着脚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想见你，你明知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，所以就带这么多人来瞧，瞧你多有本事，到处都有女孩子等你。”

楚留香笑了，道：“其实我也不想带他们来的，但有件事却非要他们帮忙不可。”

石绣云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要他们将这座坟墓挖开来瞧瞧。”

石绣云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疯了，为什么要挖我姐姐的坟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不是你姐姐的坟，若是我猜的不错，这一定是座空坟。”

石绣云嘎声道：“谁说的？我明明看到他们将棺材埋下去……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们虽然将棺材埋了下去，但棺材里绝不会有人。”

他轻轻地抚着石绣云的手，柔声道：“我绝不会骗你，否则我就不会约你到这里来了，只要你肯等一等，就会知道我说的话不假。”

棺材里果然没有人，只装着几块砖头。

冷夜荒坟，秋风瑟瑟，冷清清的星光照着一座被挖开的新坟，一口薄薄的棺材，棺材里却只有几块砖头……死人到哪里去了？难道她已复活？

石绣云全身都在发抖，终于忍不住嘶声大喊起来。

“我姐姐到哪里去了？我姐姐怎会变成了砖头？”

凄厉的呼声带起了回音，宛如鬼哭，又宛如鬼笑，四下荒坟中的冤鬼都似乎一齐溶入了黑暗中，在向她嘲弄。

就连久走江湖的丐帮弟子心里都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。

楚留香轻轻搂住了石绣云的肩头，道：“你没有看到他们将你姐姐的尸身放入棺材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我看到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钉棺材的时候呢？”

石绣云想了想，道：“盖棺材的时候我不在……我本来也不愿意离开的，可是二婶见我悲哀过度，一定要我回房去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是你二叔钉的棺材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嗯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现在他的人呢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我姐姐落葬后第二天，二叔就到省城去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去干什么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去替薛家庄采办年货。”

采办年货自然是件很肥的差使。

楚留香眼睛亮了，道：“薛家庄的年货是不是每年都由他采购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往年都不是。”

楚留香嘴角露出一丝难测的笑容，喃喃道：“往年都不是，今年这差使却忽然落到他头上了……有趣有趣，这件事的确有趣得很。”

他忽又问道：“这差使是不是薛二公子派给他的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不错，就因为如此，所以我才更认为姐姐是被他害死的，他为了赎罪，所以才将这差使派给我二叔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只怕不是为了赎罪，而是……”

石绣云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这件事复杂得很，现在我们就算对你说了，你也不会明白。”

石绣云流泪道：“我也不想明白，我只要知道我姐姐的尸身到哪里去了？”

楚留香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若是我猜的不错，不出三天，我就可以将她的尸身带回给你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你……你知道她的尸体在哪里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还只不过是猜测而已，并不能确定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她尸身难道是被人盗走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嗯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是谁盗走了她的尸体，为的是什么？她又没有什么珠宝陪葬之物，那人将她的尸体盗走又有什么用？”

楚留香柔声道：“现在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多问，我答应你，三天之内，我一定将所有的事都对你说明清楚。”

楚留香回到“掷杯山庄”的时候，天已快亮了。

左轻侯虽然早已睡下，但一听到楚留香回来，立刻就披着衣裳赶到他房里，一见面就拉着他的手，道：“兄弟，整天都见不到你的人影，可真快把我急死，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可探出什么消息？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先不回答他这句话，却反问道：“丁二侠呢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丁老二本来一直在逼着我，简直逼着我发疯，但今天晚上，也不知为了什么，他又忽然跑了，连话都没有说，看情形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一样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兄弟，不是我幸灾乐祸，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家里出些事，莫要再到这里来相逼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姑娘呢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她倒真听你的话，整天都将自己关在屋里，没有出来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她本来就是乖孩子。”

左轻侯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究竟该怎么办？丁家那边也不能老是这样拖下去。”

他紧紧拉着楚留香的手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千万要替我想个法子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法子总有的，但二哥现在却不能着急，也许不出三天，什么都可以解决了……”

三天，三天……这三天内难道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不成？

左轻侯还待再问，楚留香却居然已睡着了。

楚留香一醒，就听说有两个人在外面等着他。

一个丐帮的弟子，左二爷已请他在客厅里喝茶，还有一个人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来意，而且一直等在大门外，不肯进来。

楚留香皱了皱眉，道：“这人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
回活的人叫左升，是左二爷的亲信，自然也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，他想了想才陪着笑道：“这人长得倒也很平常，但形迹却很可疑，而且不说实话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”

左升道：“他说是自远道赶来的，但小人看他身上却很干净，一点也没

有风尘之色，骑来的那匹马也不像是走过远路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看他像不像练家子？”

左升道：“他走路很轻快，动作也很敏捷，看来虽有几分功夫，但却绝不像是江湖人，小人敢担保他这辈子绝没有走出松江府百里外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：“难怪二爷总是说你能干，就凭你这双眼睛，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你。”

左升赶紧躬身道：“这还不都是二爷和香帅你老人家的教诲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二爷呢？”

“二爷吃了张老先生两帖宁神药，到午时才歇下，现在还没醒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大姑娘呢？”

左升道：“姑娘看来气色倒很好，而且也吃得下东西了，就是不让人到她屋里去，整天关着房门在屋子里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香帅总该知道，姑娘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从来不愿关在屋子里，这件事……这件事的确有点邪门。”

楚留香沉吟着，道：“烦你去禀报姑娘，就说我明天一定有好消息告诉她，叫她莫要着急。”

左升道：“你老人家现在是不是要先到客厅去见见那位丐帮的小兄弟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好。”

小秃子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正在那里东张西望，看到楚留香立刻就迎上前来请安，然后就笑道：“香帅昨天吩咐我们办的事，今天已经有些眉目了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们办事倒真快。”

小秃子道：“昨天香帅一交代下来，大哥立刻就叫全城的弟兄四下打听，最近有没有说北方话的陌生人在城里落脚，今天上午，就有了消息。”

楚留香微笑着，等他说下去。

小秃子道：“最近到松江府来的北方人一共十一个，其中六个是从张家口来的皮货商，年纪已有四五十了，当然不会是香帅要找的人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嗯。”

小秃子道：“还有四个人是京城来的镖师，有两位年纪很轻，但我们已去盘过他的底，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姓叶的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还有两上人呢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那两人是一对夫妻，两人年纪都很轻，也都很好看，据说是京城什么大官的公子，带着新婚的媳妇到江南来游赏，顺便也来尝尝松江府的鲈鱼，但就连那客栈的店小二都知道他们在说谎。”

小秃子道：“因为他们说来游山玩水的，却整天躲在屋子里不也出来，更从来也没有吃过一条鲈鱼，两人穿的衣服虽然很华贵，但气派却很小，出手也不大方，一点也不像有钱的阔少爷。”

他笑了笑，悄声道：“听那店小二哥说，有一天他无意中瞧见这位大少爷居然替他老婆洗脚，他老婆嫌水太热，一脚将整盆洗脚水全都踢在这位大少爷身上，这大少爷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。”

楚留香眼睛亮了，道：“她姓叶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他在柜台上说的名字是李明生，但名字可以改的。”

“不错，名字可以用假的……这两人住在哪家客栈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就在东城门口那家福盛老店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好，你先到那里等我，我随后就来？”

河畔的柳树下系着一匹白马，一个青衣人正站在树下，眼睛盯着“掷杯山庄”的大门。

楚留香并不认得他，他却认得楚留香。

楚留香问他：“有何贵干？”

这青衣人只道：“主人有很要紧的事要见香帅一面。”

楚留香问他：“你家主人是谁？”

这青衣人陪笑道：“是香帅的故交，香帅一见面就知道了，现在他正在前面相候，特命小人来这里相请。”

楚留香问他：“你家主人为何不来？又为何不让你说出他的姓名？”

这青衣人却什么话都不肯说了，只是弯着腰，陪着笑，但却显然是假笑，不怀好意的假笑。

楚留香也笑了，凝注着他，悠然道：“你什么都不肯说，怎知我会跟你去呢？”

青衣人陪笑道：“香帅若是不去，岂非就永远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了，那么香帅多少总会觉得有些遗憾？”

楚留香大笑道：“好，你家主人倒真是算准了我的短处，我若不去见他一面，只怕真的要连觉都睡不着了。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我家主人早说过，天下绝没有楚香帅不敢见的人，也绝没有楚香帅不敢去的地方。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已解开了系在树上的马鞍，用衣袖拍净了鞍上的尘土，躬身陪笑道：“香帅请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骑马，你呢？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已经用不着我了，这匹马自然会带香帅去的。”

这青衣人的确摸透了楚留香的脾气，越危险，越诡异的事，楚留香往往会觉得越有趣。

有时他纵然明知前面是陷阱，也会忍不住往上跳的。

楚留香骑着马骑过小桥，还隐隐可以听到那青衣人的笑声传来，笑声中带着三分谄媚，却带着七分恶意。

他的主人究竟是谁，莫非就是那刺客组织的首领？

楚留香觉得很兴奋，就像是小时候和小孩子捉迷藏时的心情一样，充满了新奇的紧张和刺激。

马走得很平稳，也很快，显然是久经训练的良驹。

楚留香并没有挽缰，他居然随随便便的将自己的命运托给这匹马了，而且居然一点也不着急。

这匹入经训练的良驹，竟背着香帅漫无目的驰去，马越走越快，两边的树木飞也似的倒退回去。

楚留香索性闭上了眼睛。

他睁开眼睛时会看到什么呢？

约他的人也许并不是那神秘的刺客，也许并不是他的仇敌，而是他的朋友，他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开玩笑的。

何况，还有许多女孩子，许多美丽的女孩子……

他忽然想起一个姓蔡的女孩子，大大的眼睛，细细的腰，还有两个很深的酒窝，有一次在衣柜里躲了大半天，连饭都没有吃，饿得几乎腿都软了，

永的是要等他回来，吓他一跳。

楚留香忍不住笑了。

他只希望自己睁开眼睛时，会看到她们其中一个。

其实他也并不是个很喜欢做梦的人，只不过遇着的事越危险，他就越喜欢去想一些有趣的事。

他不喜欢紧张，忧虑，害怕……

他知道这些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。

马奔行了很久，骤然停了下来。

蹄声骤顿，只剩下微风在耳畔轻轻吹动，天地间仿佛很安静——他还是没有睁开眼睛。

一个人正向他走过来。

这人走在落叶上，脚步虽仍是十分轻微，除了楚留香之外，世上只怕很少有人能听得到。

这人还远在十步外，楚留香就觉得有一股可怕的剑气迫人眉睫，但是他反而笑，微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会是你。”

站在楚留香面前的人，赫然竟是薛衣人。

秋风卷起了满地黄叶，薛衣人正标枪般肃立在飞舞的黄叶中，穿着身雪白的衣裳，白得耀眼。

他身后背着柄乌鞘长剑，背剑的方式，任何人都想得到他如此背剑，只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剑拔出来。

现在，剑还未出鞘，剑气却已出鞘。

他的眼睛里就有股可怕的剑气，只因他的剑就是他的人，他的人已和他的剑容为一体。

他静静的望着楚留香，冷冷道：“你早就该想到是我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错，我早该想到你的，连左升都已看出你那位使者并非远道而来，薛家庄的人到了左家，自然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决战在即，我不愿他再和左家的人生事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但他在我前面为何还不肯说出来意呢？”

薛衣人道：“只因他怕你不敢来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敢来？我为何不敢来？有朋友约我，我无论如何都会赶来的。”

薛衣人瞪着他，一字字道：“你不敢来，只因为你已不是我的朋友！”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笑道：“我昨天还是你的朋友，怎么今天就不是了？”

薛衣人道：“我本来确想交你这个朋友，所以才带你入剑室，谁知你……”

他面上忽然泛起一阵青气，一字字道：“谁知你根本不配做朋友！”

“你……你难道认为我偷了你的剑？”

薛衣人冷笑道：“只因我带你去过一次，所以你才轻车熟路，否则你怎能得手？”

楚留香几乎将鼻子都摸红了，苦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的剑真的被窃了？”

薛衣人没有回答这句话，却垂下头凝着自己身上的白衫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件衣服，还是我二十年前做的，我直到今天才穿上它，因为直到今天我才遇见一个该杀的人，值得我杀的人！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第一天我到你家，过两天你的剑就被人偷了，这也难怪你要疑心是我偷的，可是你若杀了我，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是那真正

偷剑的贼人了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难道我还会故意陷害你？我若要杀你，根本就用不着编造任何理由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自然不必陷害我，但却有人想陷害我，他偷了你的剑，就为了要你杀我，你难道还从未听说过‘借刀杀人’之计？”

薛衣人道：“谁会以此来陷害你？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老实说，想陷害我的人可真不少，我昨天还挨了别人一冷剑……”

薛衣人皱眉道：“你受了伤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受伤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为何要说谎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是谁伤了你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就是我要找的刺客。”

薛衣人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一扫，道：“伤在何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背后。”

薛衣人冷笑道：“有人在你背后出手，堂堂的楚香帅竟会不知道？”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道：“当我发觉时，已躲不开了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阁下若是时常被人暗算，能活到现在倒真不容易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在下被人暗算的次数虽不少，但负伤倒是生平第一遭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他的剑很快？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快极了，在下生平还未遇到过这么快的剑。”

薛衣人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听说你和石观音、‘水母’阴姬、帅一帆这些人都交过手！”

楚留香说道：“不错，石观音出手诡秘，帅一帆剑气已入门，‘水母’阴姬内力之深厚，更是骇人听闻，但论出手之快，却还是都比不上此人。”

薛衣人脸上似已泛起了一种兴奋的红光，喃喃道：“这人竟有如此快的剑，我倒也想会会他。”

楚留香又笑了笑，笑容有些神秘，缓缓道：“他既已到了这里，庄主迟早总会见着他的。”

薛衣人道：“你难道想说盗剑的人就是他？是他想借我的手杀你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，但要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可以保证一定能将真象探查出来！”

薛衣人沉默了很久，冷冷道：“你受了伤，实在是你的运气……”

他忽然掠上马背，急驰而去。

楚留香默然半晌，喃喃道：“李明生当真的就是叶盛兰，那才真是我的运气。”

福盛老店是个很旧式的客栈，屋子已很陈旧，李明生“夫妇”就住在最后面的一个小跨院里。

楚留香发现他们住的屋子不但门关着，连窗子也是紧紧关着的，虽然是白天，他们却像是还躲在房里睡大觉。

这两人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？

楚留香问道：“他们没有出去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没有出去，从昨天晚上起，这里一直都有人守着的。”

楚留香目光一转，忽然大声道：“李兄怎会到这里来了，就住在这里么？”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走过去，用力拍着门，唤道：“开门！”

房子里立刻“悉悉索索”响起一阵穿衣服的声音，过了很久，才听到一个人懒洋洋的道：“是谁？你找错门了吧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是我，张老三，李兄难道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？”

又过了半晌，那房门才“呀”的开了一线，一个面色苍白，头发凌乱的少年人探出半个身子来，上上下下瞧了楚留香一眼，皱眉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得你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你！”

那少年面色变了变，身子立刻缩了回去，但他还没有将门关上，楚留香的腿已插入进去，轻轻一推，门就被推开了。

那少年被推得踉跄后退了好几步，怒道：“你这人有毛病么，想干什么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我想干什么，你难道还不明白？”

屋里还有个套间，门没有关好，楚留香一眼扫过，已发现床上躺着个人，用棉被蒙着头，却露出一只眼睛来偷偷的瞧，床下摆着双红绣鞋，旁边的椅子上还堆着几件粉红缎子的衣裙。

那少年面上更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，抢着想去将这扇门拉上，但是楚留香身一闪，已挡住了他的去路，笑道：“我既已找着了你们，再瞞我又有何用？”

那少年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可是曹家派来的？”

楚留香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曹家？”

那少年突然“噗”地跪了下去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小人该死，只求大爷你放我们一条生路……”

床上那女子忽然跳了起来，长得果然很年轻，很妖娆，却很泼辣，身上只穿着件很薄的亵衣，几乎完全是透明的，连大腿都露了出来，但她却完全不管，冲到楚留香面前，两手叉着腰，大声道：“你既然是曹家派来的，那就更好了，你不妨回去告诉曹老头，就说我已跟定了小谢，再也不会回去受他那种活罪，我虽然带了他一匣首饰出来，但那也是他给我的，再说我一个黄花闺女跟了他好几年，拿他几文臭钱又有什么不应该，你说……你说……有什么不应该？”

她说话就像爆蚕豆似的，别人简直插不上嘴。

楚留香怔住了，实在有些哭笑不得。

他现在已知道自己找错了人，这少年并不是叶盛兰，而是“小谢”，这少女更不是他想像中的那人。

看来她只不过是“曹家”的逃妾，看上了“小谢”，就卷带了细软，和小谢双双私奔到这里来。

他们知道曹老头不肯就此罢休，自然躲着不敢见人。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喃喃道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但你们若真的想好好过日子，就该想法找些正当事做。怎么能整天关起门来睡觉。”

“小谢”的脸红了，顿首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小人一定听大爷的吩咐，从此好好做人。”

楚留香已走出了门，却还不肯放心，忽又回头来问道：“你们既是京城来的，可知道一个叫叶盛兰的么？”

小谢道：“叶盛兰？大爷说的可是大栅栏，‘富贵班’里那唱花旦的小叶？”

楚留香的心已跳了起来，却还是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不错，我说的就是他！”

小谢道：“我前两天还看到过他。”

楚留香赶紧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小谢道：“他好像就住在前面那条‘青衣巷，是第几家门小人却没看清，因为他好像有点鬼鬼祟祟的，连人都不敢见。”

他只顾说别人，却忘了自己，等他说完了话，再抬起头来，面前的人忽然不见了。

楚留香又是兴奋，又是好笑。

他猜的果然不错，叶盛兰果然就躲在这松江城，却未想到叶盛兰是个唱戏的。

青衣巷是条很长的巷子，最少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叶盛兰究竟住在哪一家里？小秃子拍着胸膛，说是用不着两个辰，他就能打听出来。

这时天已快黑了。

楚留香找了家馆子，结结实实的大吃了一顿，就去找石绣云，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正事，而非为了私情。

他自己是否真心说的这句话呢？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石绣云的家，是一栋很小的屋子，显然最近才粉刷一新，连那两扇木板门也是新油漆的。

石绣云正在院子里赶鸡回笼。

她穿件粗布衣服，头发也没有梳好，赤着足穿着双木屐，正是“屐上足如霜，不着鸦头袜”，虽然蓬头粗服，看来却别有一种风情。

楚留香在竹篱外，悄悄的欣赏了半天，才轻轻唤道：“石姑娘，石绣云。”

石绣云一惊，抬着，瞧见了，脸忽然飞红了起来，话也不说，扭头就走，飞也似的跑了回去。

跑回门口，才摆了摆手，好像是叫楚留香在外面等。

楚留香只有等。

等了半天，石绣云才出来，头已梳好了，衣服也换过了，又穿起了那双水红色的绣鞋。

楚留香笑了，轻声道：“你这双鞋子好漂亮。”

石绣云脸突然又飞红了起来。咬着嘴唇，跺着脚道：“你要来，为什么也不先说一声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我本来想明天来的，可是今天晚上我又非来不可。”

石绣云垂着头，弄着衣角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二婶呢？”

石绣云偷偷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她起得早，现在已睡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能出来吗？”

石绣云道：“这么晚了，叫我出去干什么？”

她呼吸似乎已有些急促，但声音已有些发抖，楚留香只觉心里一阵荡漾，忍不住自竹篱间握住了她的手。

她的手好烫。

石绣云急道：“快放手，被我二婶看到，小心她打断你的腿。”

楚留香笑嘻嘻道：“我不怕，她反正已经睡了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不是好人，我偏不出去，看你怎么样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不出来，我就不走。”

石绣云眼睛瞟着他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真是我命里的魔星，我……”

突听屋子里有人唤道：“绣云，有人来吗，你在跟谁说话。”

石绣云紧张道：“没有人，只不过是条野狗。”

她又瞟了楚留香一眼，自己也忍不住噗嗤一笑，在他手的重重拧了一把，恨恨道：“我一看到你，就知道要倒霉了。”

她一扭腰跑了出来，楚留香望着她飞扬的发丝，心里只觉甜丝丝的，就仿佛又回到遥远的少年时，他和邻家的小女孩子偷偷约会晚上去湖畔捉鱼，鱼儿虽始终没有捉到，却捉回了无数甜笑。

石绣云已走出了门，不肯过来。

楚留香忍不住过去抱住了她，轻轻咬了她一口。

石绣云娇嗔道：“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刚刚不是说我是条野狗么，野狗本来就会咬人的。”

石绣云咬着嘴唇道：“你不但是条野狗，简直是条小疯狗。”

楚留香忽然“汪”的一声，张开了大嘴。

石绣云娇笑着转身逃了出去，楚留香就在后面追。

天上星光闪烁，天地间充满了温柔之意，田里的稻子已熟了，在晚风中起伏着，仿佛海浪。

谁说生命是杯苦酒？

石绣云似已笑昨没有力气了，跑着跑着，忽然倒在谷仓旁的草堆上，不停的喘息着，轻轻唤道：“救命呀！有疯狗要咬人了。”

楚留香“汪”的一声，扑了过去，抱住了她，笑道：“你叫吧！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，我要先咬掉你的鼻子，再咬掉你的耳朵，再咬破你的嘴……”

石绣云嚤吟一声，想去推他，怎奈全身都已发软，那有半分力气，只有将头埋入他怀里，求饶道：“饶了我吧？下次我再也不敢……”

她这句话没有说完，因为她的嘴唇已被咬住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她全身都崩溃了，只觉一个人已在往下沉落，坚实的大地似已变成温柔的湖水。

她的人正在往湖心沉落……

星光仿佛正在向他们眨着眼，晚风却似在轻轻的笑，连田里的稻子都低下了头，不好意思再看了。

生命原来是如此美好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楚留香忽然站了起来，柔声道：“时候已不早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石绣云软软的躺在草堆上，星眸如丝，道：“还要到哪里去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要带你去看样东西，你看到之后，一定会很惊奇的。”

第八章 成人之美

石绣云伏在楚留香背上，就好像在腾云驾雾一样，一重重屋脊，一棵棵树木，迎面向她飞来，又自她脚底飞过去。

她第一次领略到这咱新奇的刺激，她觉得只要和楚留香在一起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新奇的事发生。

这时他们已到了个很大的庭园中，他们悄悄穿过许多小竹林，来到个小院，院中竹叶萧萧，屋里一灯如豆。

屋子里没有人，只有口棺材，烛台上的烛泪已干，仅留下一灯莹莹，素幔黄棺，更显得说不出的凄凉萧索。

神案上有个灵牌，上面写的名字是“施茵”。

石绣云颤声道：“这里难道是施家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嗯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你……你带我这里来干什么，”

楚留香没有说话，却推开门，拉着她走了进去。

石绣云只觉得全身都在发冷，道：“你这人真奇怪，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他笑得很神秘，道：“带你来看看这位施姑娘。”

石绣云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嘎声道：“我不要看，我……我们快走吧！”

楚留香非但不放她走，反而将她拉到棺材旁。

石绣云几乎忍不住要骇极大叫起来，但却已怕得连声音都发不出了，她再也想不出楚留香为何要这样对她。

楚留香竟已将棺材掀开。

他全神贯注在棺材里，竟未发觉窗外有个人正屏住了呼吸，在偷偷的盯住他，目中充满了怀恨之意。

楚留香忽然将手伸入了棺材，去摸死人的脸。

石绣云牙齿格格的打战，人已几乎倒了下去。

她这才发现楚留香真的疯了，疯得可怕。

楚留香似乎在死人脸上揭下了一层皮，忽然回头道：“你来看看，认不认得她？”

石绣云拼命的摇头，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”

楚留香柔声道：“你只要看一眼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到这里来了。”

石绣云中有去看一眼。

这一眼看过，她也好像忽然疯了似的，张天嘴大叫起来。

棺材里的死人竟是她姐姐！

楚留香不等她呼声发出，已掩住了她的嘴，轻轻扶着她的背，等她的惊慌平静下来，再柔声道：“轻声说话，莫要惊动别人，知道吗？”

石绣云点了点头，等楚留香的手放开，她目中已不禁流下泪来，颤声泣道：“我姐姐的尸体怎会到这里来了？”

楚留香眼睛里发光，缓缓道：“只因为要有一个人的尸体来顶替施茵，你姐姐又恰巧病在垂危，所以他就选上了你姐姐。”

石绣云道：“这……这人难道是和我二叔串通好了的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财帛动人心，这也怪不了你二叔。”

石绣云张大了嘴，连气都几乎憋住了。她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种不可

思议的事。

过了半晌，她忍不住问道：“棺材里既然是我姐姐，那么施茵到哪里去了？”

楚留香一字一字道：“若是我猜的不错，你很快就可看到她了！”

等楚留香他们走出去，躲在窗外的人立刻也转身飞奔，星光照着她头上的白发，这人赫然竟是梁妈。

难道她早已知道棺材的尸体并非她的茵儿？那么她又为何还要故作悲伤？这和善的老妇人难道也有什么诡秘的图谋不成？

楚留香忙拉着石绣云向外跑，只望能快些离开这地方。

但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人道：“大叔，你骗我，大人怎么能骗小孩子。”

这句话没说完，已有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只见这人红红的脸，头上都已白发苍苍，身上穿着件大红绣花的童衣，这不是那位薛宝宝是谁？

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，推开石绣云，悄悄道：“转角那边有道门，快走，回家去等我。”

石绣云早已吓呆了，连跑都已跑不动。

薛宝宝根本没有留意到她，只是瞪着楚留香道：“你骗我，天上的星不是两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个。”

楚留香见到石绣云已走远，才笑了笑，道：“不是么？只怕我数错了。”

薛宝宝道：“大人不可以骗小孩子，你却骗了我，我我……”

他的嘴一撇，忽然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这一着倒出了楚留香意料之外，只有陪笑道：“我今天晚上替你数清楚，明天再告诉你好不好？”

薛宝宝道：“不行，你今天晚上就要陪我数，除非你肯让我摸摸你鼻子，否则我绝不放你走。”

楚留香怔了怔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摸我的鼻子？”

薛宝宝道：“因为你的鼻子很好玩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我的鼻子很好玩？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薛宝宝道：“你的鼻子若不好玩，你自己为什么老是去摸它？”

他跳着脚，撒赖道：“我也要摸你的鼻子，我也要摸……快些给我摸……你要是不给我摸，我就要你赔星星。”

被人摸鼻子虽然不大愉快，但总比数星星好多了。

楚留香实在不愿和这白痴再纠缠下去，苦笑道：“我让你摸鼻子，你就不再缠着我？”

薛宝宝立刻破涕为笑，道：“我只要摸一下，就让你走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道：“好，你摸吧！”

薛宝宝雀跃三丈，缓缓伸出手，去摸楚留香的鼻子。

他脸上一直笑嘻嘻的，动作本来很慢，但突然间，如闪电般向楚留香注旁的“迎香穴”一捏——楚留香只觉身子一麻，人已被他举起来。

只听他格格笑道：“你弄坏了我的星星，我要砸扁你的头！”

他竟将楚留香的身子抡了起来，往假山上摔了过去。楚留香的头眼看就要被砸得糜烂。

石绣云奔到角门时，已喘不过气来了。门虽然没有上锁，却是用铁栓拴着的。

石绣云喘息，去拉铁栓，怎奈铁栓已被锁住，她越着急，就越拉不开，越拉不开，就越着急。

她简直快急疯了，又不知楚留香会不会赶来。

就在这时，突听一人格格笑道：“你既已来了，就在这里住几天吧！何必急着走呢？”

石绣云吓得魂都没有了，连头都不敢回，拔脚就跑。可是她才跑了两步，就有只又瘦又干，鬼爪般的手伸了过来，一把扼住了她雪白的脖子。她连惊呼都没发出，就晕了过去。

楚留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全死在个“白痴”的手里。薛宝宝一松手，他身子就向假山飞了过去，这时他虽已能动弹，但若想改变身形，却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了。

他只有用手捂着头，希望能勉强挡一挡，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撞就算能不死，至少也去了半条命。

那“疯子”仍然不会放过他的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宛如天崩地裂，石头一片片飞了起来，他的头皮没有被撞破，假山反而被撞开了一个大洞。他的头难道比石头还硬？

薛宝宝本来在拍手大笑着，忽然也怔住了，大叫道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人的脑袋是铁做的。”

他一面大叫，一面已转身飞奔了出去，楚留香只觉得全身发疼，脑袋发晕，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仿佛听到假山里人有呼道：“这不是楚留香么……”

声音又尖又响，一听就知道是花金弓。楚留香挣扎着，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自己竟已跌在一张床上，床旁边有个人用手掩住胸膛，正是花金弓。另外还有个男人已缩成一团，簌簌发抖。

这假山原来是空的，外面看来虽然很坚实，其实却薄得很，而且并不是石头，只是用水泥砌成了假山的模样，上面再铺些青草。这原来就是花金弓和男人幽会的地方。

楚留香忍不住笑了，他觉得自己运气实在不错。只见那男人已一溜烟逃了出去。

楚留香也站了起来，抱拳笑道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，下次我若再往石头上撞时，一定先敲敲门。”

花金弓却一把拉住了他，似笑非笑的瞟着他，道：“你现在就想走，你难道不是来找我的？”

楚留香实在不敢去瞧她笑容，更不敢去瞧她那赤裸裸的身子，他实在受不了，眼睛也不知该往哪里瞧才好，只有苦笑道：“我虽然是来找你的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花金弓早已扑了过来，吃吃笑道：“小兄弟，我早就知道你迟早总忍不住会来找我的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，看在你这双要人命的眼睛份上，姐姐我就答应了你这一次吧！”

她身上汗淋淋的，又粘又湿，虽然到处都擦满香水和花粉，却还是掩不住那股狐狸臭。

楚留香生平第一次觉得鼻子不灵也有好处，赶紧伸手去推，一不小心，却推在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上。

花金弓格格笑道：“你这双手可真不老实……”

楚留香连动都不敢动了，苦着脸道：“我本来虽是来找你，可是我现在

不想走也不行了。”

花金弓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是被薛宝宝抛进来的？现在他已经知道我在这里，这地方又有了个大洞，苦是被别人瞧见，被施举人瞧见……”

花金弓道：“我才不怕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可是薛宝宝若又回来捣蛋呢？那岂非大煞风景，你总该知道，他那种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。”

花金弓这才松了手，恨恨道：“这疯子，白痴……我饶他才怪。”

楚留香这才松了口气，却又问道：“他真是白痴？白痴真会有那么好的功夫？”

花金弓道：“他从小就受哥哥的气，他哥总是骂他没出息，别人都说他是练武练疯的，我看他简直是被气疯了。”

楚留香沉默了很久，才叹息着，道：“哥哥若是有名，做弟弟的人总是吃亏些的。”

花金弓忽又拉住了他的手，楚留香吓得几乎连冷汗都冒出来了，幸好花金弓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用眼睛瞟着他，道：“你还来不来？”

楚留香轻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当然要来。”

花金弓道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明……明后天，我一定……一定……”

他忽然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又有人来了，我得赶紧走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他已钻了出去，逃得真快。幸好他走得快，否则麻烦又大了。

他一走，就瞧见几十个人飞跑了过来，有的拿灯笼，有的提刀，走在前面的是个又高又大的胖老头，身上只穿着套短裤褂，手里也提着柄单刀，气得一张脸都红了，怒冲冲的挥着刀道：“谁打死那采花贼，黄金百两，千万莫让他逃走！”

楚留香虽被他当做采花贼，似也并不怪他。

因为这人的确很可怜，不但娶错了媳妇，也娶错了老婆，家里存下这样两个女子，居然还未被气死已很不容易了。但他却怎会知道这里有个“采花贼”呢，难道是那“白痴”去告诉他的？楚留香越来越觉得那“白痴”危险，也越来越觉得他有意思了……

松江府楚留香虽已来过许多次，但路还是不熟，白绕了个圈子，才总算找到那条“青衣巷”。

只见小秃子正蹲在一根系马石旁啃烧饼，一双大眼睛在黑暗中滴溜乱转，楚留香一眼就瞧见了。

但他却等到楚留香已来到他身旁，才瞧见楚留香，他吓了一跳，连手里的半个烧饼都吓飞了。

楚留香一伸手就将小秃子吓飞掉的烧饼接住，含笑还给了他，道：“今天你一定连饭都没空吃，后天我一定好好请你大吃一顿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小秃子望着他，满脸都是倾慕之色，道：“我什么都不想吃，只想学会大叔你一身本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楚留香拍了拍他肩头，笑道：“本事要学，饭也要吃，无论本事多大的人，也都要吃饭。”

他目光一转，又问道：“你找着了没有？”

小秃子拍了拍胸膛，道：“当然找着了，就是前面那个挂着盏小灯笼的

门。”

他将烧饼吞下去后，话才说得清楚了些，接着又道：“这条弄子里只他们一家是刚搬来的，而且只有小夫妻两个，连丫头都没有，太太好像是本地人，男的说话却是北方口音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们在不在家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听说这夫妻两人也是整天都关在家里的，连菜都不出去买，更不和别人打交道，可是刚才却有人在找他们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是个老太婆，连头发都白了，但精神很好，只不过看来很慌张，一路不停的向后面望，她是生怕后面有鬼似的。”

楚留香眼睛亮了，“老太婆……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她来的时候我正在开始吃烧饼，到现在八个烧饼还没有吃完。”

他抹了抹嘴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我做起烧饼来就好像吃蚕豆一样，快得很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她还在里面？”

小秃子道：“还没有出来。”

他这句话刚说完，楚留香已飞身掠入了那间屋子。

小秃子吐了吐舌头，喃喃道：“我若非早就看清了他是一个人，只怕真要以为他是只鸟……”

这是间很普通的屋子，小小的院子里种着两株桂树，秋已深了，桂花开得正盛，散发着一阵阵清香。

屋子里还亮着灯光，门窗是关着的。

窗上有个女人的影子，梳着很老派的发髻，正坐在桌旁，低着头，像是在写字，又像是在绣花。

到了这时，楚留香也顾不得是否无礼了，用力推开了门，屋里的人原来正在吃稀饭，一惊之下，碗也跌碎了，这人青衣布裙，白发苍苍，竟是梁妈。

楚留香笑了，道：“果然是你？”

梁妈拍着心口，喘着气道：“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强盗哩，想不到原来是公子，公子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到这里来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

他眼睛一扫，就瞧见桌上是三副碗筷。

梁妈陪笑道：“我本来是没空的，可是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们，就忍不住想来看看。”

楚留香目光灼灼，盯着她道：“他们是？”

梁妈道：“我女儿，还有我女婿……”

楚留香冷笑道：“真的，我也想见见他们？”

梁妈居然没有拒绝，立刻就喊道：“大牛，小珠，快出来，有客人来了。”

屋子里果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出来，两人都是满脸的不高兴，嘴里还在喃喃的叽咕着：“三更半夜的，连觉都不让人睡吗？”

楚留香怔住了。这两人虽然年纪都很轻，但女的又高又胖，就像是条牛，男的也是憨头憨脑，哪里像是个唱花旦的，倒像是个唱黑头的。

梁妈笑道：“这位公子想见见你们，只怕是知道你们家穷，想来救济你们的，还不赶快过来磕头。”